

云中岳武侠精品

风尘岁月

异侠系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异侠系列

风尘岁月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异…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91 号

异 侠 系 列
风 尘 岁 月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范胜震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68-5/I·087 (全 15 册) 定价: 30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心感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明朝天启六年，江南大都市苏州。由于天启皇帝无能，大权落在太监魏忠贤手中。魏忠贤一方面大杀忠臣名将；一方面横征暴敛，鱼肉百姓。魏忠贤的爪牙为了逢迎讨好，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聚金银、藏珠宝，伺机运回京都供其穷奢极欲。富庶繁华的苏州、杭州首当其害，所以发生了民变。神魔费文裕为伸张正义，一掌击毙了东厂专使晁庆，惹了是非，被迫杀、缉拿。正当此时，姬玄华以游览为名来到苏州，身背雁翎刀，横闯天下，有时手无寸铁，也能杀得对手血肉横飞。奸官豪绅的打手保镖，名号响高的高手名宿，死伤在他手下的为数甚多。他神出鬼没，令人谈虎变色，传说他一眨眼就可变幻九种化身，甚至有人说他是个女的。袭击东厂专使贵宾馆、大闹珠宝画舫、大战四大飞贼、捣毁鱼藏社秘窟、抢劫虎丘忠贤普惠祠、追击逃走的专使、救助侠义英雄高俊的妻女……最后在神魔费文裕的鼎力相助下，直捣龙潭，诛奸除了暴。

姬玄华既是武功非凡的大盗，又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小生。他对镜花妖的百般温存、对高黛的关怀体贴、对唐季华的柔情蜜意，使人看到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真豪杰。

目 录

第 一 章	龙蛇混杂	(1)
第 二 章	剑飞刀吟	(21)
第 三 章	心猿意马	(38)
第 四 章	初试锋芒	(58)
第 五 章	以牙还牙	(81)
第 六 章	杀人灭口	(103)
第 七 章	拔刀相助	(123)
第 八 章	死里逃生	(142)
第 九 章	狂蜂浪蝶	(163)
第 十 章	护花使者	(169)
第 十 一 章	相逢恨晚	(184)
第 十 二 章	两面夹击	(204)
第 十 三 章	软硬兼施	(219)
第 十 四 章	绝路逢生	(245)
第 十 五 章	有情有义	(265)
第 十 六 章	水中捞月	(282)
第 十 七 章	痴情少女	(304)
第 十 八 章	苏州三毒	(325)

第一章 龙蛇混杂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州，江南花花世界的代表性大都市。

大明皇朝天启六年的苏州，畸形的繁荣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农村凋零，民不聊生，人们前往大都市求活，天下各地盗贼如毛。

短短的最近七八年中，贼寇增加了三倍，天下各地的广大农村中，有十分之一的农户，放弃所有的田地，携老带少逃入都市谋生，也逃避苛捐重税。

因此，天下各地盗贼如毛，民穷财尽，但苏州却因各种工业与贸易而更为繁荣，歌舞升平，人人争逐声色犬马，等候大灾难降临。

今年三月，当朝大奸太监魏忠贤，所派的东厂特务，光临苏杭江浙，捉拿已告假退休，以文选员外郎周顺昌为首的五位忠臣，因而激起民变。

苏州二百余万市民罢市，封锁运河，攻入巡抚官署，杀掉缙骑的首领椿头神剑晁庆，击沉专使的座舟，死了不少人，轰动天下。

说苏州是天下第一大城，半点不假，市民两百余万，税收占全国总额七分之一。

仅苏州、常州、松江、嘉兴、湖州这五府就养活京师朝廷的百万废物，衣食日用必需品，一船船不分昼夜往京师运。

天启皇帝是个狗都不吃的烂皇帝，大权落在大奸太监魏忠贤手中，短短的六年当政期间，他惟一所做的事，是每天都在大砍大杀那些大忠臣、小忠臣、不大不小的忠臣，杀得天昏地黑，杀得满朝忠臣名将一光二空，整整杀了六年。

现在，还在杀。不杀尽天下忠臣义士，决不干休。

不但杀在朝的忠臣义士，连早已退休致仕的老忠臣老义士也追杀不休。

当然，这位皇帝还有一件事乐此不疲天天在做。

他十六岁登基，生母孝和皇太后早死，由奶妈客氏一手带大，客氏十八岁进宫，丈夫死后，生了两个儿子。这是说客氏比他大不了几岁。

由于母亲早死，他患上了恋母情结不足为奇。登基的六年岁月中，每天都躲在他奶妈奉圣夫人（是他登基时就封的）客氏的裙子里，与两大太监魏忠贤、魏朝，争索奶妈的奶，当然也争脱奶妈的罗裙，四个狗男女一起鬼混，乐此不疲。有时还争风吃醋，他几乎淹死在南海中。当时，魏忠贤与客氏在大船上宣淫，他乘小船追赶，小船被撞翻，驾小船的太监都淹死了，他没死，真是天意，大明皇朝合该气数将尽。

事变已过了百日，该捉的捉了，该杀的杀了，苏州依然歌舞升平，争逐声色犬马的人更多了，有钱就拼命花，谁知道那一天大祸临头。享受了再说，反正天下人都知道：南人好奢。

两百多万人的兴旺大都市，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龙蛇混杂，是江湖朋友最理想的猎食场。

运河最忙碌的地段，是阊门至枫桥一带，这十里水程，沿途码头林立，客栈处处，舟船往来连桅接触，以货运码头为主。

其次是阊门至胥门一带河面，码头则以客运为重。每天，从

附近各县赶来谋生的人，潮水似的从这里登陆，各找活路。

苏州的工业以纺织为重，制丝、调丝、漂布、染织……工厂几乎集中在城东区。

城西区也有机房，最精巧的花机就设在这一带。

不少机房的工人是固定的，重要的工匠都是专业的师父。至于其他不需专业的人才，则雇用这些来自各地的廉价劳工。

这些来自各地的人，先到荐头店登记，找不到长期工作，便得去做临时工。

织缎的人，到花桥等候；纺织的，到广化寺桥；绢丝加工，到濂溪坊。自早到晚，这三处地方站满了面有菜色的男女，等候机房的雇主前来雇人，做一天领一天工钱，毫无保障，能受雇某一大机房做长工，那就是老天爷特别照顾了。

由此可知，苏州流民之多，也是天下第一的，治安也是最糟的城市。

每天都有罪案发生，苏州的官老爷最肥也最头疼。

轻舟靠上了枫桥码头，已是申牌时分，距府城的阊门码头还有八九里，要赶一程还来得及。

船靠岸，表示旅客不准备至府城了。这种行走运河的小轻舟，通常听从顾客的意思而定行止，顾客要在枫桥过夜，船家毫不介意，而且欢迎，可以多赚一天的船资。

也许，顾客想在这里停泊，夜半听寒山寺的钟声吧！

其实，寒山寺半夜是听不到钟声的。和尚们也要睡觉呢！那能来夜敲？

码头真热闹，有三百余艘船只停泊。上下航的大小船只，更是连桅并舫。

一位年轻貌美、风华脱俗的绿衣裙女郎，胁下夹了一只长包裹，风姿绰约的踏上了跳板。

“今晚我是否登船，无法断定。”她扭头向满面风霜的六位中年船夫说，“不必守候等我。”

“客官能找得到船吗？”船主人笑问。

这一段码头，停泊的几乎都是载客的小型船只，单桅，小舱，外形相差不远，数量多，夜间，还真不易找到自己所雇的船。

半夜三更，一个年轻貌美的大姑娘，在码头找船，是相当危险的事。码头龙蛇混杂，是江湖好汉的猎食场，什么可怕的事都可能发生，连大男人也难免出意外。

“放心啦！错不了。”她脚下轻盈登上码头，向行人摩肩接踵的市街举步。

“这位小姐胆子真大。”船主盯着她婀娜的背影苦笑，“我真担心她出意外。”

“东家，你放一百个心。”那位健壮的船夫一面整理舱面一面说，“她敢在镇江雇船，形单只影和咱们航行八九昼夜，有说有笑一团和气。她知道什么叫风险，那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女英雄。”

“女英雄？”

“她背上的长包裹是剑，没错。”

“剑？你知道是剑？”

“没错，剑。刀应该带弧形，而且我知道一定是杀人的利剑，不是装饰品。”

“去你的！你愈说愈像真的了。”船主笑骂。

“相信我，东家。”船夫说，“谁敢找她打歪主意，保证头破血流，甚至会丢命，错不了。”

枫桥不是大镇，只是府城郊外十里左右，运河旁的一处小市集，一部分过往船只的暂泊处。

唐代大诗人张继写了一首诗“枫桥夜泊”，成了千古传诵的

名诗。其实，唐代以前，这里称封桥，张大诗人何为改封为枫，恐怕只有请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下凡来说明了，也许是他曾经在桥旁看了枫树吧！

由于诗中有一句“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寺的钟也因此而遭劫，日本鬼子侵略我国，干脆把寒山寺的大钟抢到日本去了。

这处小小市集，成了天下闻名的地方，过往的船只，在此靠泊就不足为奇了。上岸不远去寒山寺，参拜笑哈哈的崇尚大自然的高僧，寒山与拾得的佛像吟两句：寒山与拾得，胸无半点墨；也是一大乐事。

千古以来，这两位崇尚大自然的高僧，在那些庄严执拗的佛门圣僧心目中，地位并不怎样，评价不高。谁知道千余年后的近代，他们却成为名动中外的大师呢！

这位美丽的大姑娘，不是来参拜寒山与拾得的，她不是佛门信徒，而是杀人如屠狗的江湖女魔。

刚进入街口，右侧一家栈房的室檐下，踱出一个流里流气的大汉，盯着丰盈的婀娜胴体狞笑，怪眼中发出肉食兽类的贪婪光芒。

另一位中年青衫客，突然伸手抓住了大汉的手臂，强而有力的手膀，硬将大汉拉回原地。

“喂！你……”大汉不耐地瞪了身旁中年人一眼，“你怎么啦？”

“阻止你送命。”中年人冷冷地说。

“什么意思？”大汉凶睛一翻，要冒火了，“黄兄，开什么玩笑？”

“你想打那雌儿的主意？”中年人指指逐渐远去的女郎背影。

“有什么不对吗？”

“那表示你活得不耐烦了。”

“什么？你……”

“你一定会死。”中年人的语气十分肯定冷森，“一定。”

“开玩笑……”

“你知道她的来历吗？”

“反正是令人一见魂销的美丽尤物。”

“没错，不但一见魂销，而且会魄散的美丽尤物，除非你是才貌双全的人间俊彦，不然……”

“你知道她的来历？”

“打过交道。”中年人淡淡一笑，颇有傲意。

“她是……”

“黑龙会外三堂的一级杀手，叫太叔贞。至于是不是真名，就无法知道了。黑龙会的特等杀手，才能亮出真名号与外人打交道。”

“几乎大水冲倒了龙王庙。”大汉脸色一变，甚至打一冷战，“天下四大杀手集团，黑龙会荣居榜首。咱们飞狐盟还不配在江湖上排名，的确惹不起这些有头有脸的可怕恶魔。”

“不是冲倒了龙王庙，而是游魂碰上了鬼王。”中年人冷冷一笑，“去年在南京，她和一个叫申屠月娇的同样美丽女人，找上了咱们的盟主，亮出旗号警告本盟少管闲事。那时我也在场，盟主被她一飞针射散了头上的发结。老兄，你还要去打她的主意吗？”

“这……”大汉打一冷战，本能地摸摸脑袋。

上游百十步，另一艘轻舟也靠上了码头。

一位中年妇人，一位芳龄十七八少女，青衣布裙像小户人家的母女，各挟了一只长布包登上码头。可是，她俩流露在外的风华，却与小户人家的妇女完全不同，中年妇人脸上虽有健康不佳的菜色，但五官轮廓依然流露出掩盖不住的风华。

少女也一样，脸色也不佳，但五官出奇地匀称美好，尤其是

那双秋水似的明眸充满朝气，与不健康的脸色毫不相衬。眼睛为灵魂之窗，健康不佳的人必定两眼无神，像她这种有一双秋水般明眸的人，决不可能是脸有菜色的穷病缠身少女。

轻舟舱门紧闭，八月盛暑窗应该是开启的。两个健壮的船夫，举动沉静老练，心无旁骛在整理船具，对嘈杂的码头情景毫不在意。左邻有空位，一艘稍小的乌篷船正缓缓插入，两名船夫利落地系舟，驾跳板。

小乌篷没设有门，用竹帘，天雨时才放下，船头船尾两头通，通常是作代步船，可以行驶在城内纵横如蛛网的小河内，又窄又小到处可以通行。

舱内钻出一个猿臂鸢肩，剑眉虎目，高壮敏捷的年轻人，青直裰外加一根长腰带，显得身材像一头线条优美的豹，浑身没有一丝赘肉，一举一动轻盈敏捷，活力澎湃，正是天生好动精力过旺的典型年轻人。

码头上，站着一个双手抱胸，健壮如熊，强悍之气外露颇为神气的壮汉。

“嗨！晚到半个时辰。”壮汉向钻出舱的年轻人叫，“没发生意外吧？”

“他娘的！”年轻人跳上码头，粗野地吐出骂人的三字经，“在浒墅关，碰上了巡河船，被盘查了一个时辰，几乎连裤裆都搜了三遍。他娘的！裤裆里能藏得住私货吗？混帐！”

“人家在查赃。”壮汉轻笑，“苏州十大富豪的第三富，长乐里吴家大宅十天前失窃了大批金珠珍玩，有些珍玩是可以藏在裤裆里的，呵呵！走吧！”

两人嘻嘻哈哈，并肩向市集走了。

轻舟上的两个舟子，仅瞥了小乌篷一眼，看不出任何岔眼事物，自顾自干活不再理会。

小乌篷的两名船夫，也没留意轻舟的动静。

枫桥名义上属长洲县管辖，以府城来说，属于郊区，郊区少不了卧虎藏龙。

距三瑞堂约半里地，那一带民宅显得参差错落，一看便知是一些中下人家，没有几家富户，但仍然可以称得上街道，只是路小些而已。

两人有说有笑并肩而行，经过一座民宅，宅前的小院子居然栽了花木。苏州人喜在宅前宅后种花，即使是小户人家也不例外。

两个青衣大汉，在街边叉手屹立，对往来的行人虎视眈眈，流露出打手的强悍气概。

还在左首的壮汉瞥了两打手一眼，粗眉皱得成了一字眉，眼神略动。

两打手也正在狠盯着他们，老远便注意他俩的举动。

“看什么？哼！”那位留了八字胡，身材特壮的打手怪眼一翻，嗓门像打雷，神情极不友好。

壮汉停下脚步，虎目怒睁。

膘人一眼很可能挨刀子，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年轻人淡淡一笑，拍拍壮汉的肩膀，用眼色示意忍耐，没有冒火的必要，修养还不错。

一打眼色，两人示弱般重新举步。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他俩示弱，忍下一口恶气离去，两打手却认为面子还没给够，兴犹未尽意犹未尽，留八字胡打手紧跟两步，伸手拍拍年轻人的右肩。“你不服气是不是？你不能走。”打手在年轻人身后，用凌厉震耳的嗓音说。

年轻人停下脚步，缓缓转身，脸上飘过忍的、怪怪的笑意。

“朋友，光棍打九九，你打加一啊？”年轻人屹立像一座山，怪怪的笑意令人受不了，“你要怎办？”

打手用行动作答复，铁拳飞向他的鼻尖，拳风虎虎，又快又重力道极为凶猛，这一拳即使打不破他的头，也会把他的鼻子打扁嘴破牙掉。

他一抬左手，托高了打手的大拳头，右手短冲拳，沉重地捣在打手的肚腹上。手法笨拙，但一击即中。

“呃……”打手粗壮如牯牛，但却经受不起这一记不轻不重的一拳，大概内腑震得结成一团，屈身抱住肚腹连连后退。

“去你的……”他骂道，伸手抓住打手的脑袋向外一拨，手大指长，扣脑袋像是老鹰抓小鸡。

砰一声大震，打手侧摔出丈外，滚落街边的水沟。

“快走！”他的同伴壮汉大叫，撒腿便跑。

另一打手正疾冲而来，民宅中也有人涌出。在街上打混仗，人多必定占上风，早走为上。

他快步跟上，片刻便把追的人扔脱了。

“是些什么人？”他放慢脚步问。

“昆山尚武园的打手。”壮汉摇头苦笑，“他们上个月就前来府城布线撒网了。”

“至尊刀陈济世？”

“正是这位以刀济世的假英雄。”壮汉说，“不但他自己亲临，而且大举招请朋友前来助威。”

“对付我们？”

“可能，但主要是对付闻风可能赶来的四大飞贼。”壮汉说，“此地已遍布眼线，这里是他的一处联络站，摆出的霸道嘴脸，江湖朋友人人侧目。要不是怕打草惊蛇，我早就挑了这一群狗杂种的根。”

“天下四大飞贼，主要的目标是没卵子的李太监，那恶毒的狗王八手下有许多高手走狗，这些走狗大半是邪魔歪道。至尊刀尽管是众所周知的假英雄，毕竟算是侠义道中人士，怎会下流无

耻地同流合污，甘心不保晚节也做起走狗来了？”

皇家派来江南总管织造的太监李宝，是大奸太监魏忠贤的最忠实走狗之一。管织造只是名义上的职掌，其实却是替魏奸搜刮的工具，南京浙江两地的大官小官，被他刮得叫苦连天。各府州的仕绅大户，必须每季孝敬定额的金银，缴纳不足，破家的大祸立至。仿效从前派至天下各地的税监作风，稍不如意就调兵强索制压，所有的大小官吏，谁敢不仰他的鼻息？各地的大户仕绅，更是他的砧上肉。苏州巡抚毛一鹭，在他面前比奴才更低一级。

这混蛋的总督织造署在苏州，但大多数时日长驻杭州，杭州的官民恨之入骨，苏州人更想剥他的皮。

织造署应该只管替皇家制衣，但这奸贼却管南京（苏州属南京）浙江的官民，权比钦差，每年替魏奸搜刮金银百万以上，自己也有百万进入私囊，刮得江南天高三尺，天怒人怨。

他知道千万人恨他入骨，所以豢养了不少保镖，一方面保护他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利用这些走狗搜刮勒索，破家被杀的人数不胜数，死在他手中的大小官吏也够多。

这混蛋在苏州有五座藏金库，在杭州有六座，金银珠宝每半年北运京师，一年两运金银满船。

江湖上有名的四大飞贼早就放出风声，扬言要到江南搬他的金银珍宝，所以他必须严加戒备。

“至尊刀不得不出头，但也想从中得些好处。”壮汉一面走一面说，“是毛巡抚毛狗官用威迫利诱的手段，逼他出来做走狗的，当然给了他不少好处，皇帝不差饿兵呀！”

“也许，咱们该乘机浑水摸几条鱼，妙不妙？”

“我还担心他们这一闹，妨碍你的大计呢！你的想法，一点也不妙。”

“我会妥善策划的。”年轻人欣然说，“得设法查出四飞贼的下落，才能制造浑水摸鱼的情势。好在我并不急，毛狗官的走狗